

大漠傳奇

鄒忌雲



第四冊

大 漠 传 奇

(第四册)

邹息云

花城出版社

大 漠 传 奇

(全四册)

邹息云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州科普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40.125印张 860,000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5,000册

ISBN 7-5360-0831-7/I·749

全四册定价：15元

第四十九回 寓洋行安居虎口 救志士勇闯地牢

阿克苏至喀什噶尔途程有一千多里，两个英国商人带着翻译和从人同马帮一起前往，路上少不了互相接触。詹姆士对人傲慢冷淡，却以大不列颠绅士自居，行为倒还正派，汤姆这干瘦猴子却满肚子鬼胎，他看不起东方人，认为东方人只能当西方人的奴仆，他们在东方国家里可以为所欲为。

汤姆这家伙十分好色，所到之处总是寻花问柳，专一找女人胡搞。在阿克苏洽谈生意时，他一见蓝惠英就已经灵魂出窍了。因此一力促成这笔买卖，千方百计讨好，主动要求陪马帮到喀城去。马帮从阿克苏出发时，艾珍和马凤莲带着白兰、青荷等一露面，汤姆看得眼睛都发直了，喃喃地说：

“上帝！东方竟有这样的美人，简直是神话里的仙女出现了，主啊！求你赐福于我，让我亲近亲近她们吧！只要得到她们之中任何一个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”

这家伙居心不良，总是找机会往蓝惠英几个跟前凑，对白兰她们更是嬉皮笑脸的，有时还动手动脚，姑娘们挺讨厌他，蓝惠英怕她们惹出事来，叫她们避着汤姆一点，别理那家伙，偏偏汤姆不知厉害，存心想占这些美丽的姑娘的便宜，苍蝇一样，赶开了又飞了拢来。

离开阿克苏的第二天早晨，青荷在整理马搭子，汤姆不知什么时候趑到了青荷跟前，拿出一条金项链在青荷面前晃动着，用生硬的维吾尔话说道：“美丽的姑娘，你太迷人

了，你的脖子洁白得像天鹅，如果戴上这串项链，公主也会嫉妒你，你喜欢它么？”

青荷瞧也不瞧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请你走开些！我正忙着呢。”

汤姆见旁边没有人，色胆包天，淫笑着道：“这条项链你喜不喜欢？只要你让我亲一亲，就送给你！”说着，拿起项链就往青荷头上套。

青荷见他太不像话，头一低，侧身让过一边，脚下一绊，把汤姆弄了个狗吃屎，嘴皮也擦破了，青荷又好气，又好笑，马搭子也不管了，一溜小跑走了回去。

汤姆老大没趣，又不好说得，自己贴了块胶布，只说一不小心跌了一跤。宗维孝见白兰她们见了汤姆就捂着嘴笑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还骂她们淘气。后来马秀悄悄地告诉了汉声，汉声叫马秀告诉大家小心，同时暗地和宗维孝、蓝惠英说了，蓝惠英笑道：“这家伙找死，可得想个法子治治他。”

这天，汤姆在马上直打鬼主意，这些中国姑娘太使他着迷了，按往常在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经验，只要舍得花钱，漂亮的姑娘就乖乖地投进自己的怀抱，可这些中国姑娘连金项链都不瞧上一眼，倒使汤姆为难了。想来想去，只剩下最后一招，仗着有几斤蛮力，企图闯进姑娘的帐篷里去动硬的。

傍晚，马帮在一个山谷里宿营，汤姆装着散步，留心察看了周围的地势，吃过晚饭后，装着找汉声和宗维孝谈去喀城做生意的事，偷偷地看准了汉声和宗维孝两对夫妇的帐篷，弄清楚了马凤莲是和几个姑娘住在另外一个帐篷里，贼心大喜。回去以后，好不容易挨到半夜，趁着旷野的星光，

向马凤莲的帐篷摸去。

马凤莲这次出门，心情倒比较愉快，整天和蓝惠英、艾珍一起说笑，除了就寝以外，她和艾珍一样，分享着心爱的人在自己身边那种幸福的感情。她是个虔诚的教徒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真主安排，如果自己能获得的，真主一定会赐给自己，否则不作非分之想。对汉声的一切，她太熟悉了，她曾两次伏在他宽厚的背上脱离险境，甚至汉声身上那种男人特有的气味她都能回忆起来，这些回忆无一不使她感到幸福和心醉。在当时，她纯然是把汉声当作大哥哥看待，只觉得靠在他身上感到安全舒适，可现在，这些回忆却成了她最大的安慰，她常常在这种幸福的回忆中进入梦乡，仿佛自己心爱的人就在身旁一样。

马凤莲御下宽厚，对马兰、马芳、马秀她们犹如姐妹一般，对白兰、青荷她们，更存着一番客气，因此白兰她们很喜欢到马凤莲处玩。这次出门，就干脆跟马凤莲睡在一个帐篷里，和马秀、马芳一起打打闹闹，毫无拘束，比在蓝惠英跟前轻松得多。

帐篷里铺开一张大毡毯，马凤莲靠里边睡，白兰、青荷、马秀、马芳四个姑娘搂在一起，唧唧喳喳地又讲了好一会悄悄话，才酣然睡去。马凤莲刚迷糊过去，猛听到帐篷外有脚步声，渐渐走近帐篷门口，心里就警觉起来。来人到门口不敲门，也不做声，分明不是自己人有事来找自己的。深更半夜，来人显然居心不良，马凤莲顿时睡意全消。

她轻轻坐起，穿上衣服，把刀拿在手里，听到帐篷门被撬得吱嘎作响，不一会，门被轻轻地推开了，一条黑影窜进了门，蹑手蹑脚地向里面摸来。马凤莲倏地站起，正要举刀

砍过去，猛地听到“咕咚！”一声，黑影突然倒地，紧接着有人喊：“有贼！”地上响起了扑打的声音，马凤莲取出火石，正要打火，听到艾珍在耳边悄声说道：“别点灯，把姑娘们都叫起来打贼！”

马凤莲还没弄清楚，艾珍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是那个英国佬，揍他一顿算了。”

马凤莲恍然大悟，忙走了拢去，见一个人被毡子蒙头盖脑地罩住了脑袋和上身，在地上挣扎，透过帐篷口射入的天光，看得出按在上面的人正是汉声，便一边喊：“有贼！”一边对地下那被按住的人拳打脚踢起来。

这时，白兰她们四个姑娘都醒来了，在艾珍的指挥下，围着地下那人一顿乱打。艾珍在马凤莲耳边嘱咐了几句，和汉声悄悄地走了，这里马凤莲她们只拣那人结实处狠踢，一面大声叫喊有贼！那人被毡子裹住，唔哩哇啦地叫不成声，毡毯被白兰她们下死力按住了，哪里挣扎得脱？

正打得起劲，外面火把乱晃，马帮的人听到女帐篷里喊有贼，都点了火把赶了前来，连詹姆士也惊动了，走出帐篷，问发生了什么事？

哈里曼听说马凤莲帐篷里喊有贼，光着膀子就往这边跑，正好碰上汉声执着火把赶来，两人一起进了帐篷，姑娘们正打得欢哩，汉声叫道：“别打了，看是个什么样的贼！”

姑娘们才停了不打，哈里曼揭开毡子，就火把的光看时，围观的人大吃一惊，这人竟是汤姆。有人气愤地骂了起来，“畜生！”“狗杂种！”“揍死他！”哈里曼把毡毯扯过来一甩，下拳就要打，汉声连忙拦住，装出惊奇的样子，问道：“汤姆先生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汤姆在火把的照映下，睁着两只惊恐的绿眼睛，喘着气道：“误会！误会！哎哟……”下面叽哩噜咕讲的英国话，大家就听不懂了。

这时蓝惠英宗维孝宋公望等都闻声赶来，詹姆士和翻译也找来了，姑娘们七嘴八舌地指控汤姆撬门进帐，肯定不是个好东西，原来还以为是个偷东西的小贼，只打他一顿，要是知道是这么个畜生，当时就用刀子插了他！

汤姆也坐在地下指手划脚地申辩，翻译把双方的话都说了，汤姆说的是起来小解走错了门，糊里糊涂地闯到这里来了，姑娘们说她们的门都被撬坏了，而且这里离洋人的住处这么远，这家伙显然是蓄意来干坏事的，围观的人哄然大哗，纷纷喊打，詹姆士气得脸色铁青，讲不出话来。

汉声做好做歹，叫翻译把汤姆扶走，蓝惠英把愤怒的群众安抚住了。叫大家不要乱来，都先回去睡了，等天明再说，大家才悻悻地散去。

人们散了以后，只剩蓝惠英夫妇汉声夫妇在马凤莲帐篷里了，蓝惠英笑道：“谁想出这促狭的主意的？”汉声才把经过的情形说了。

原来汉声最为警醒，静夜之中，几十丈外的脚步声都可以听到。他在天池练功时已养成了静坐的习惯，这晚和艾珍在马凤莲帐篷里喝了一会茶，回自己帐篷后，夫妇两人都打坐练功，听到有人围着马凤莲的帐篷走动，起来看时，见是汤姆这家伙，就存心耍他一耍。和艾珍商量了一下，等汤姆撬开门进了帐篷，就上去把他绊倒，马上用毡毯把他蒙头盖脑罩住，然后叫姑娘们痛打他一顿，还是艾珍嘱咐了不要打得太重，不然姑娘们早把他打死了。

姑娘们非常开心，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笑，蓝惠英止住了她们，叫她们不要再提此事了，马帮还要和英国人打交道，不能太使他们难堪，让他们知道厉害不敢再乱来就行了，姑娘们才静下来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，汉声到英国人的帐篷去，问汤姆被打得怎样？伤得重不重？抱歉地说明，中国姑娘最重名节，她们的尊严是绝不容侵犯的，可能汤姆先生在英国搞惯了，但在中国却绝对不行，幸好自己及时赶去，不然汤姆先生早被愤怒的群众揍扁了。

翻译把这话翻给詹姆士和汤姆听了，詹姆士再三道歉，汤姆也说自己喝多了酒，糊里糊涂乱闯，挨了打不能怪姑娘们，詹姆士很过意不去，替汤姆遮掩说，汤姆平常还算规矩，没想喝醉了干出这样的丑事，请马帮原谅，并向姑娘们表示歉意，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。然后请汉声转告大家，希望这次不幸的事件不致影响双方的友好关系，生意还是继续合作。

汉声说马帮大多数人今早议论纷纷，都说不到喀什噶尔去了，他和帮主尽力说服了大家，看詹姆士先生的态度如何再说，既然詹姆士先生希望继续合作，马帮仍然信守合同，还是去喀城采购货物，希望詹姆士先生帮忙，以后不再发生什么麻烦为好。

詹姆士说，他们的公司在喀城设有分公司，分公司的经理史密斯是个很讲道德的人，一定会使马帮满意的，汉声先前说不去喀城了原是故意表示抗议的，见詹姆士这样说就顺势转弯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回到自家这边，吩咐马帮准备继续上路。

汤姆昨晚确实吃了大亏，他满以为对付几个中国姑娘不费吹灰之力，他在印度、阿拉伯当过多年驻军，干过这样的事不止一回，闯进门去，抱起一个姑娘就走，用刀子逼着，姑娘乖乖地就范，完事后撂下个金戒指或几枚银元，啥事也没有，就是屋里有别的人，汤姆也不在乎，他有手枪，而且他的拳击技术也是第一流的，几个东方人根本不放在他的眼里。

可昨晚汤姆就惨了，他刚撬开门走进帐篷，不知绊着什么就摔倒了，接着就被毡毯蒙头盖脸裹住，丝毫也不能动弹，扎扎实实挨了一顿狠揍。幸好头部和胸腹部挨打不多，大腿以下却被打得青青紫紫，都肿了起来，稍微挪动一下就痛得要命，走路是根本不行了，只好躺在马车里，这么一来，一路上倒安静得多。

马帮因为没有驮货物，走得很快，一千多里路程，几天就走到了。

喀什噶尔古名疏勒，是南疆第一大城，它位于喀什噶尔绿洲中心，自古以来，这里就是中国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，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这里，唐僧取经也经过这里。

喀什噶尔比阿克苏更繁华热闹，建有满汉二城，阿古柏据此为王，自称哲得沙尔汗国，西洋人称为东土耳其斯坦，他的王宫建在满城，纯然是阿拉伯式建筑，比之北京的紫禁城，又别有一番风味。

进得城来，使汉声他们惊愕而愤怒的是，喀城有好几处公开的奴隶市场，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口贩卖，被卖的有汉人和各族人民，大多是从各地掳抢来的，有精壮男人，也有妇

女小孩，每人的身价最高不超过四十两银子，还不如一匹好马的价钱，听说阿古柏自己就有三千多奴隶，其他安集延官员拥有奴隶几百几十不等，这种野蛮的统治使汉声他们愤恨不已。

英国公司经理史密斯很欢迎汉声他们，留他们住在洋行里，汉声和蓝惠英考虑到可以利用英国洋行作掩护，避免安集延密探的纠缠，欣然接受了史密斯的邀请，马帮其他的人员，詹姆士也安排在英国人的栈房里住了，确省了安集延人盘查监视的种种麻烦。

这家公司势力很大，有五、六个英国人，操纵着喀城的商务，享有种种特权。阿古柏对沙皇俄国满怀疑惧，因而希望寻求英国的庇护。他卑躬屈膝地对英国使节弗赛斯说：

“女王就和太阳一样，在她温和的阳光里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，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，这对我是不可少的。”正因如此，阿古柏对史密斯非常尊重，许多事都要仰承史密斯的鼻息，汉声和蓝惠英他们以史密斯的贵客的身份，住在洋房里当然绝对保险。

他们在天津、上海住过英国人的旅馆，对洋行的生活习惯毫不陌生，蓝惠英搬出那套豪华高贵的衣饰，她原说要把艾珍打扮得比宫主更要漂亮的。如今加上马凤莲生就的雍容艳丽，和艾珍在一起，犹如瑜瑾交辉，光彩照人，把洋行上下的人看得目眩神摇，几家英国人的眷属妇女，争着和她们亲近。

史密斯有个侄女玛丽，新近从印度来看望史密斯。玛丽的舅父是加尔各营的总督，她出身英国豪门贵族，美丽高雅，随便到哪里都是青年男子的追逐对象。因此一贯高傲无

比，玛丽到喀什噶尔后，很快就把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迷住了，他千方百计讨好玛丽，有事没事要来洋行缠她，史密斯倒很中意这桩亲事，这对英国的政治利益与他自己的商业利益大有好处，所以一力帮助海古拉造机会。

玛丽初来时对海古拉颇有好感，因为海古拉在印度上过学，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极其崇拜英国，他的外表也很英俊，很会讨女人的欢心。但玛丽和他交往的时间长一点以后，发现海古拉为人庸俗猥琐，趣味低下，缺乏令少女倾心的那种英武潇洒的男子汉风度，对海古拉的纠缠渐渐厌烦起来。

艾珍和马凤莲住进洋行以后，玛丽完全被她们的美艳所倾倒，也许是惺惺相惜，也许是玛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方美人的缘故吧，总之，玛丽总是找懂维吾尔语的女伴去和艾珍、马凤莲交往。西方妇女社交开放，不避男人，玛丽惊异地发现，留着小胡子的宗维孝有一种深沉成熟的男子汉气质，而汉声的豁达洒脱、温文俊雅的风度，更是她在以往的社交界中从没有接触到的，和汉声一比，海古拉就更看不入眼了。因此一连几天，玛丽藉故不和海古拉见面，弄得海古拉非常苦恼。

马帮有三十多万两银子的雄厚资本，需要的货物又是价钱不太高的农具铁器，价款虽好商量，货源却很难一下子凑足。罄尽公司的所有，也不过值几万两银子，如果不扩大交易范围，史密斯还要拿出十几万两银子现金来支付马帮的货款，这对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来说是极不愿意的，何况马帮手里还有十几万现金。因此史密斯多方探问蓝惠英和汉声的口风，问他们还需要些什么货物，公司愿尽力效劳。

汉声他们起初故意不说，经史密斯再三表示诚意，汉声才提出，他们靠近伊犁，常受到俄国人的欺凌，如果史密斯先生能帮他们买到一批军火，他们就太感激了。末了，又为难地说，即使能买到军火，安集延人不放他们出境也是个麻烦。

史密斯听他们说要买军火，来了劲头，军火买卖最赚钱，而且买方是拿去对付俄国人的，正是英国想方设法要做的事。就满口答应卖给他们最新式的快枪和足够的子弹，而且保证由公司派人护送出境。按照英国和阿古柏订立条约，英国货物出入安集延边境，不得拆开其包装检查，因此公司可以任意进出口任何货物。

为了搞成这笔军火买卖，汉声免不了常和史密斯打交道，和玛丽见面的机会较多，玛丽对他很有好感，汉声却把这西方女郎的殷勤接待放在心上，他除了要做好这笔买卖之外，还有着更重大的使命。每天忙于找程敬唐介绍的汉民志士接头，收集安集延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报。

汉声和宗维孝在汉城找到了盛宝林，盛宝林年纪二十四、五岁，他祖父在朝官居御史，因参劾权贵，贬官充军到喀城，在此落脚，盛宝林在喀城生长，跟着祖父和父亲读了不少的书，继承了他祖父刚直的性格和敢作敢为的精神，他从小酷好练武，有一身好武艺，极爱交朋友，好打不平，在喀城颇有声望，家里开着一家酿酒作坊，生活比较宽裕。

喀城被安集延人占据后，盛宝林的父母受不了安集延人的气，双双相继病故，盛宝林非常苦闷，常和知心朋友喝酒发牢骚，只是安集延人势力太大，密探走狗横行，他们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。

盛宝林有个师兄叫石金汉，铁匠出身，武功高强，更兼身材魁梧，金刚一般，两膀有千斤之力，因路见不平，杀死了一个欺压百姓的安集延军官和几个兵士，逃到山里纠集了一班好汉当了马贼。几年来发展到两百多人，他们行踪飘忽，专门劫夺安集延人的财货，袭击安集延人的小部队，安集延人悬赏拘捕，却奈何他不得。上个月石金汉来喀城捕捉一个叛徒，被安集延的密探发觉，派兵包围了他，石金汉格毙了几个安集延兵丁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被擒住关在死囚牢里，安集延人想利用他收降他手下那支马队，暂时没有杀他，只要他招来手下的弟兄投降就放了他，还给他官做。石金汉不是破口大骂就是不理不睬，安集延人要他供出马队的秘密根据地和联络暗号，石金汉受尽了酷刑，却硬挺着，一字不说。

盛宝林得知师兄被捕，十分着急，四处奔走营救，他有个小时候的街邻好友，名叫何明达，是何步云的远房子，因家境贫穷，不得不在何步云手下谋了个差事糊口，何明达机警干练，深藏不露，很讲义气，因此盛宝林虽然不齿何步云的为人，却仍然和何明达来往，石金汉被捕入狱，盛宝林只好请何明达帮忙。

何明达官卑职小，只能买贿牢头禁卒好生看顾石金汉一些，不让石金汉在狱中受折磨，同时伺机向何步云进言，要何步云出面劝降石金汉，把石金汉这支骠悍的马队收为己用，做为缓兵之计。何步云很赏识何明达的建议，和主管人员说情，一力主张招降，以此留得石金汉的性命，但石金汉性如烈火，宁折不弯，拖得久了，安集延人总会杀他，盛宝林傍徨无计，正在发愁的时候，汉声和宗维孝找到了他。

因为有程敬唐的信，盛宝林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但出于谨慎，仍不敢以实情相告，直到汉声把大军出关的情况和新疆的形势详细给盛宝林讲了，盛宝林才倾心吐胆，开诚相见。

汉声提到找门路联系何步云的事，盛宝林摇头道：“何步云这人坏透了，这家伙连女儿都送给人做小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宗维孝道：“这情况我们早知道，不过这人贪财怕死，我们送给他一份厚礼，至少他对我们要掩护一、二，见面之后，我们看情况给他讲明形势，晓以利害，让他心里有个顾虑，说不定也许能见风转舵的。”

盛宝林道：“这样倒可以，找关系不难，不过这家伙眼下很在阿古柏跟前跑红，诸位千万不能在这老家伙跟前表露身份。”于是把何明达和他的关系对汉声他们说了出来。

宗维孝道：“这样最好，请盛兄把那位何兄找来商量如何？”

盛宝林马上派一个伙计去叫何明达，一面留汉声他们喝酒。

不多久，何明达来了，互相见过之后，不等盛宝林开口，何明达愁苦地说：“我正要来告诉盛兄呢，刚才听到消息，说石师兄的马队，前两天把城外一个安集延的哨所收拾了，杀了十几个安集延人，安集延人非常恼怒，要杀石师兄报仇，情况非常紧急。”

盛宝林急得直搓手叹气，汉声问是怎么回事，何明达把石金汉的事一一说了。

汉声道：“看来别的办法都来不及了，只有劫狱一法，

二位对牢房的情况熟悉不？”

盛宝林道：“喀城安集延军队众多，我们几个人如何动得手？就是把石师兄的那几百人都来也不行啊。”

宗维孝道：“二位只要把牢房的所在和石家兄弟的状貌告诉我们就行了，我们自有办法救他。”

何明达将信将疑地说道：“牢房的地点我带二位去看就是，可不知二位怎么去救？”

汉声道：“大家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隐瞒，我们都会轻功，从房上去救人就是，几个牢子军士也不难收拾他们。”

盛宝林和何明达大喜，起身向汉声和宗维孝深深一揖。盛宝林感激地说道：“老天有眼！二位若救得出石师兄时，小弟粉身碎骨，定当图报。”当下拿出纸笔，何明达画出了牢房的详细地图，告诉汉声他们，石金汉最好认，他高大魁梧，满脸虬须，粗眉豹眼，是一看就认得出的。

宗维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两位放心就是，只是人救出来以后，得有个地方藏身才好。”

这倒把盛宝林和何明达难住了，石金汉身受酷刑，走动不了，他们两人的家里都是藏不得的，石金汉一越狱，一定会仔细搜查有关人的家，他们两人的家是最受注意的，可其他的藏身地方一时又想不出。

汉声道：“有了，都由我们包了吧，只请你们明天设法找到石兄弟的马队，约个地点到城外接人就是，其他的事，你们都当不知道好了。”

宗维孝笑道：“你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？”

汉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，宗维孝点头同意。盛宝林、何

明达都很纳闷，汉声笑道：“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盛、何二人会意，也不再问。

少刻，家人摆上酒菜，盛宝林举杯相敬道：“二位远来，临时仓猝，来不及治办菜肴，只有家酿的薄酒相待，不成敬意，改日再给二位接风。”

汉声看那酒时，十分清冽，透出一股浓郁的香气，试喝时，甘醇爽口，果然是好酒，大声赞好。

何明达道：“宝林兄家的酒坊在喀城是出了名的，这酒叫‘绿洲春’，不比关内的名酒差呢。”

宗维孝道：“这酒果然醇正，在关外能喝到这样的酒就是最好的款待了，何况人情浓似酒，我们来到贵处，初次见面就蒙二位肝胆相照，实是痛快，倒要多喝几杯啰。”

盛宝林道：“舍下别的没有，酒倒有的是，二位赏脸，只管尽兴喝，回头叫伙计给二位送一大坛去，如果石师兄救出来了，小弟还要好好谢二位，痛饮一场。”

汉声道：“这事盛兄就放心好了，明天定有好音相报，不过何步云处如何去打通关节，还请二位多多费心。”

盛宝林道：“刚才为了石师兄的事，把这事忘了。”于是把汉声他们的意图对何明达说了一遍。

何明达道：“这事好办，小弟常在何步云家走动，明天带二位前去好了。何步云最贪财，见二位带了厚礼去，定然十分高兴的。”

当下约好第二天早饭后大家到盛家相会，一面告诉盛何二人当晚劫牢的情况，同时由何明达带汉声他们去见何步云。